

当代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科科·夏奈尔传

[法] 马塞尔·黑德里希著 葛智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当代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COCO CHANEL 香奈儿传

[法] 马塞尔·黑德里希著

葛智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Marcel Haedrich
COCO CHANEL
Editions Belfond 1987
根据法国贝尔丰出版社 1987 年版译出
©Belfond, 1987

图字: 09—1998—030 号

科科·夏奈尔传
〔法〕马塞尔·黑德里希 著
葛智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插页 5 字数 150,000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ISBN 7-5327-2299-6/K·071
定价: 15.50 元

译者的话

提起夏奈尔(Gabrielle Chanel, 1883—1971)人们也许就会想到华丽高雅的时装、香味隽永的五号香水和美不胜收的首饰。这位饮誉时装界60余年的设计大师在事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创立的Chanel品牌代表着高雅、豪华,至今还是时装和香水的著名品牌,深受名媛淑女们的青睐。可是她的苦难的童年、坎坷的创业之路、多变的爱情生活、孤僻倔强的性格却鲜为人知,至于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特殊使命更是知者甚少。本书作者马塞尔·黑德里希是一位记者,从1959年起就与夏奈尔小姐相识,10余年来跟随其左右,又和她有过多长谈,对她了解甚深。他用他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科科·夏奈尔:她的成长、她的事业和她的生活,资料翔实,可信度较高。只是由于他的采访对象年事已高,叙述时常常会从一件事突然跳到另一件事,显得有点混乱,但整个脉络还是清晰可辨的。

本人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对时装及时装界知之不多,译文中错误及不妥之处实属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葛智强

1999年1月

前 言

我认识夏奈尔小姐是在 1959 年，这一年她 76 岁。虽然我还不曾忘记路易丝·德维尔莫兰对我的告诫：“切不可提及女人的年龄，”但我还是确切地说了出来。

科科说话很快，声音低沉，听她说话要费很大的劲才能适应。我发现她化妆得太浓艳：嘴唇涂得太红，眉毛画得太黑、太长，给我的感觉是一位使用脂粉过分的“老太太”，使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母亲，夏奈尔比我母亲大两岁。尽管我已经 45 岁了，但是她的样子还是使我感到有点惴惴不安，弄不清自己为什么上科科·夏奈尔的家来，而她却一直在观察我这个蒙斯特人，终于明白了我的来意，而且很快就信任我了。

我睁大双眼，全神贯注地聆听。一踏进她的家门，她就滔滔不绝地说开了：“每天我都要学一些东西，丢掉一些东西。当我再也创造不出什么新东西来的时候，我也就完了。”她还说：“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过幸福，我只对一件事感到好奇，那就是死亡。”

她说话时，犀利的目光就像针刺似地不时向我射来。

“您在听吗？您在听我说话吗？我红口白牙不是瞎说，我有许

多话要说。人们没有给予我应有的重视。过来，坐在我旁边，我们会成为朋友的。”

人们对埃菲尔铁塔了解多少？这次访问犹如参观了一处古迹。本世纪初，一头雄狮把科科从遥远的外省带到了巴黎，是科科使妇女们摆脱了紧身褙的束缚，穿上了紧身上衣和呢衣，威斯敏斯特公爵给她戴上了珍珠和绿宝石的项链。对此，我不是不知道，但说实话我对此并不感兴趣。当时我是《玛丽-克莱尔》杂志的主编，很少关心时装，老板让·普鲁沃斯特的得力助手埃尔韦·米尔在谈论时装时我只有呆呆地听的份。时装的奥秘，时装的魅力，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不太重要。后来我成了时装杂志的“大记者”。5年来，我跑遍了整个时装世界，在华盛顿、柏林、东京、马拉喀什和德黑兰等地走马观花似地看了一些东西，开始不太自觉地学了起来，当然都是最简单的东西。其实，无论在什么地方，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样的。但是，人们很快就明白科科完全是个例外。

夏奈尔小姐回来后，埃尔韦·米尔就不断地为她说好话，说她为小学教师做的裙子多么好。他这么说是冒着风险的，因为老板不太喜欢科科。

科科·夏奈尔！现在我就在她的客厅里。她的家就像阿里巴巴藏宝的山洞，戈尔康达产的金饰、科罗曼德尔的屏风（她有10来个）、珍珠、乌木、象牙、玩具牝鹿（与真鹿一般大）、大大小小的玩具狮子（她本人是狮子星座）、黄金、水晶球、晚香玉香水摆满了客厅的各个角落，简直可以与拜占庭、北京的故宫和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埃及王宫媲美。壁炉上方挂着希腊产的镜子，熠熠生辉。一座公元4世纪的维纳斯像两侧放的是一头古怪的野猪和一块几千年前坠落在蒙古的陨石。所有这一切都以这位伟大的

小姐为中心，由她支配，为她而显出生气，而此时她却可怜地坐在长沙发上，朝你投来受尽伤害——或想伤害别人的目光。

她就住在这里？在梵蒂冈时我想着这个问题。在博尔吉亚公寓里，我想象着教皇在刮脸时是不是戴着帽子。夏奈尔在家里时从不脱帽，即使在参观夏奈尔博物馆时也是如此。这一天，她戴了一顶宽边草帽，胸前别着巨大的胸饰，穿的是一袭略呈金黄的白色衣服，面料很柔软。我的这番描述也许会使《玛丽-克莱尔》杂志的女士们发笑。科科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用开衩裙子盖住浑圆的双膝，不时地把裙角叠在一起，用手按住。

一名男仆捧着一束鲜花走了进来。卡片上写着：阿弗东，著名摄影师。她看了一眼，做了一个鬼脸。

她撇了撇嘴说：“见鬼！”

她要男仆把花放到隔壁房间去，说：“我只把我喜欢的人送来的花留下，即使花已经枯萎了。”

在哪里？我环顾四周，没有看到有花，桌上只有一些印章和装维生素丸的瓶子。阿弗东是《哈泼市场》^①杂志的撰稿人，为奥黛丽·赫本推荐的模特写过文章，还曾为杜鲁门·卡波特写的电影剧本配过插图。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巴黎一直傲居世界时装之首，但是这一地位差一点丧失了。在德国占领时期，德国人一直想用柏林取代巴黎（见后文），成为时尚和高级时装之都，在巴黎也有不少人为德国人摇旗呐喊。

法国解放后，美国人也掀起过一场类似的活动：既然人们放弃巴黎已经5年了，为什么还要让巴黎再次成为世界时装之都？难道阿德里安等好莱坞的时装设计师及不上巴黎的同行？难道不能“穿在纽约”？巴黎太遥远了，去那里要漂洋过海。但是，我童

① 美国时装杂志，《时尚》半月刊的竞争对手。

年时的朋友皮埃尔·巴尔曼介绍我认识的几位《时装》杂志的女编辑们，她们虽然深信德国占领结束后法国物资匮乏，还是带了床单、牙刷和炼乳去了法国。她们为什么要去法国？是迪奥的“新形象”促使她们跨越大西洋去法国学习高雅的巴黎时装设计的基本知识的。巴尔曼撇着嘴，边画边说：什么新款式，不过是一些战前晚会穿的无袖细腰裙和拖地喇叭裙而已，谈不上什么创造，至多只能算是一种制作。他还说，一个年龄和他相仿的男人制作裙子肯定是疯了。克里斯汀·迪奥在纽约展示他的新款式时，把裤子撩到膝部，让风把裙子掀起，煞是好看。科科咬牙切齿地说，这不是男人干的事，只有没有男子气的人才会在模特室内在女人身上乱摸一气。

《玛丽-克莱尔》杂志每年两次对服装设计师的作品进行分析评价。标准严格得可笑：领口、肩部、长度、腰身、胸围，不一而足。评价就凭我们杂志社的女士们的一张嘴，合乎她们口味的才行，是否典雅取决于衣服的折边。然而，当我认识夏奈尔后，我才明白这一切都已毫无意义，因为夏奈尔的设计风格已使时装面貌大为改观。

你穿的是夏奈尔牌的服装吗？夏奈尔用自己的姓作为服装的品牌，她的设计风格永垂史册，从此以后，夏奈尔就成了最佳、最典雅服装的代名词。蓬皮杜总统对夏奈尔小姐说：我夫人穿您的公司的衣服我最放心了。夏奈尔深信自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她怀着这一信念离开了人世。在巴黎马德莱娜大教堂的最后时刻，神甫点燃了香，给她洒了圣水，盛赞她是一个灵魂高尚的人。夏奈尔曾经说过：“传奇使人出名，有过传奇经历的人本身就是一种传奇。”

这就是为什么她十分关心自己的传奇经历，并由此造成了

许多混乱。她常说我已不是过去的我了。我要永远保持现在的我，甚至将来的我。这种感人肺腑的意愿政治家有，作家们有，将军们有，她为什么不能有呢？夏奈尔品牌、夏奈尔时装都是她自己努力亲手创造的，因而可以说是“永存的”。

人们忘记了她的年龄，为她那乞求怜悯的目光所困惑。她当时的体重与18岁时只相差1.2公斤。我与她第一次见面，在吃晚饭时，她对我谈起了曾经采访过她的一位年轻的美国人。他个子很高，上衣只有三颗纽扣。当他报出自己的名字时，科科这才想起了那些在访问纽约时结识的、已经被遗忘、既使她烦恼又使她喜欢的朋友。她掩饰了内疚心情，接待了这位与她名字相同的人。

——您是……的儿子，不，毫无关系，请坐吧，先生，您想了解些什么？

——小姐，我的一位朋友和我想改变一下采访的艺术。我们只提三个问题就可以了。

——这倒不错。

——您同意了，小姐？

——还不知道。开始吧，我正忙着呢。

——您多大年纪？

——这与您无关。

——这不是回答，小姐。

——说得有道理。那么，我可以告诉您，我的年龄取决于什么日子，和什么人在一起。

——完全同意。

——等一下，先生。我心烦时，就感到很老。和您在一起我感

到烦极了，如果您不马上离开，我很快就要 1000 岁了。

一位美国设计师送给我一架录音机，我爱不释手。这架录音机至少有 10 公斤重，但在巴黎可以说是一种新鲜东西。我建议科科把我们的谈话录下来。她显得有点犹豫不决。

“还是随便说说好。”

我常去看她，对她的化妆也已习惯了。我认真地听她说话。我们之间的坚冰已经打破。我想，把她带到里兹饭店去也许她会对我说些什么。一天晚上，她在长沙发上睡着了，帽子遮住眼睛，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一只拇指勾着项链。怎么办呢？我敲了敲门走进客厅。这是在一次时装展示会之后。我向她表示了祝贺，到她家来是应她的要求去与她共进晚餐的。客厅里，瓦格纳的乐曲声还在回荡，空气里洋溢着香槟酒的余香，到处都是酒杯和烟蒂。为了不惊醒她，一切都还没有收拾。听见我的声音后，她就收拢双腿坐了起来，用裙子盖住她浑圆的双膝。

——你来了，亲爱的。名声就是孤独，如此而已。

每天晚上临睡前，她都有曾在悬崖峭壁上步履艰难地行走的感觉。困倦和死亡究竟有多大差别？

——不早了，科科。

她没有听见，说话的节奏却加快了。

——您难道不认为应当……

她站了起来。

——明天有不少事要做。

她整了一下围巾和帽子，重新坐了下来，打开手提包取出一支香烟，然后把一个信封、一瓶维生素丸放进包内，又从包内取

出眼镜(她有三副眼镜,一副看书用,一副看电影时戴,一副专门用来看远的东西),咬着烟嘴,吸吸呼呼,数着一折成四的10法郎新纸币。这些钱是用来付小费的。信……我拿了吗?她从信封中抽出信纸,只看了个开头就又放回了信封。我站在那里,心里在说:科科,回去吧,小姐,回去吧!天色已晚,我得一步一步地把她拉到门口。她撤灭了烟头,披上了放在房门口扶手椅上的风衣,一步三喘地走下了镶满镜子的楼梯,在门口停了下来。守门人等她走后锁了大门。在通往里兹饭店的路上,夏奈尔多次停下脚步,发一些牢骚,怪这怪那,还说了一些隐私话,最后终于到了里兹饭店的小门厅。她决定在那里过夜。从她身上看不出有丝毫的倦意,然而我却已经精疲力竭了。我疲倦不堪地离开了她,回到家里作了回忆记录。

我认为第一次录音材料整理得很好。夏奈尔谈了她不幸的童年:出生的医院、母亲之死、幼年时寄居在两个后母般的姨妈家里时的生活、第一条由奥弗涅女裁缝缝制的裙子,等等。

——科科,您对我说的这些事情太有意思了。

她看了看录音材料,惊愕地望着我。

——您还只看了一页,再看下去。

她继续往下看,然后说:

——这些蠢话是谁对您说的,亲爱的?

这是我一生中的重要时刻,用夏奈尔的话来说,就是如坐针毡。我以为为《玛丽-克莱尔》杂志抓住了一个极妙的特写镜头,然而结果却是零,连一行字也没有印出来。

科科说,一个平常人的生活是没有人会感兴趣的。如果我来写一本书,我就写今天或明天的事,干吗要写童年时代、青年时

代?首先应当对所处的时代谈出自己的看法,这才更合乎逻辑,更有新意,更加有趣。

她的另一番贴心话使我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说话时爱用格言,我自己也写过百来条。

她从“许多格言”中挑出几条读给我听。她说这些格言是她用了整整一个星期天为我挑选的。但是我对这些格言不太重视,我更重视的是科科精彩的回忆,而不是这些所谓的格言。她试图为我如何谈论她本人定一个基调:伏尔泰如何为普鲁士国王画像,拉布吕耶尔、拉罗什富科^①怎么赞颂太阳王。她就是想让这种美妙的音乐陪伴她的成功,让她的成功成为不朽的歌剧。夏奈尔去世后,我重新听了她的录音格言,终于懂得了她的心情:

幸福在于实现自己的思想,思想可以在身后继续,在死后得到实现。

唉!我觉得这话说得不错,站得住脚,这是一种希望的启示。录音里,她用凝重的语调读道:

除了出于物质上的考虑,我们不需要意见,只需要赞赏。

还有:

对于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来说,美就是诗。

^① 拉布吕耶尔、拉罗什富科均为17世纪法国作家,著作多论述伦理道德问题。——译者

她在写科克托这个名字时是不是会想到他?大家都明白,她自己却似乎不太信服,这就是我对她的赞赏,而不是意见。

我肯定有缺点和弱点,但是我身上最好的东西是热爱正义和真理,而正是这些惹得朋友们不高兴,使他们怒不可遏。

同样含义的还有:

任何优势基本上都只能使人独善其身,迫使人谨慎择友。

她着重指出:她在美国写这些格言时心情十分烦恼。

她还说这些格言是在纽约一位名叫玛吉·范·茨维伦的朋友(也是她的主顾)家里写的。她又读了一条格言:

最妙的阿谀奉承是使对方在感情上得到满足,仅此而已。因为在阿谀奉承中,理智是不起作用的。颂扬的不是功绩,不是对方的优点,而是对方本人。

她强调说,这条格言不错。有时我写出来的东西会使我自己感到吃惊。

我倒不怎么感到“吃惊”。但是这条格言中透出的夸张、自负的思想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位圣女对待爱情的态度。这一点本书将会谈到。像儒尔丹先生一样,夏奈尔也有自己的哲学老

师——诗人勒韦迪，她的一生经历中都有他的踪迹。她在日常记事簿中记下了她出于本能、无需加以整理的真话。这些话使我觉得夏奈尔更具说服力，更加完美了。夏奈尔说过：“人可以对丑陋的东西熟视无睹，但决不可养成粗心大意的习惯。”尽管她装腔作势，说话像拉罗什富科或拉布吕耶尔那样，她为此作的努力还是值得我重视的。

大千世界的圣徒并不比荒漠中的圣徒更有作为。如果生活在荒漠中的圣徒没有什么作为的话，那么大千世界里的圣徒就是危险的人物了。

这条格言是不是夏奈尔在想念隐居在修道院里的勒韦迪时对自己说的？

对上帝的恐惧使不太愿意或没有能力犯罪的人不去犯罪。上帝的仁慈可以使希望能像其他人一样地分享财富的人心安理得。

这里她很自然地提到了上帝，或者神灵。以下是她的最后几条格言，很短，但比别的格言有趣多了。夏奈尔在读这条格言时也禁不住笑了。

朋友们，朋友是没有的。

最后还有一条：

既然一切都在脑袋里，那么就不能让脑袋丢了。

这颗脑袋，人们找到了。

夏奈尔说：

常常有人要把我的一生写出来，结果都很可笑。有几个小伙子纠缠过我，其中有一个是吸毒的，有一个倒不错。我对他说：我们一起试试吧。

一个月以后，我明白了这样做是不行的。我住在乡下，他每次来我们都相处得很好。他常常逗得我发笑，我也写了一些东西，让他改写，但是改写得完全不合我的想法。我真不明白，一个以写作为职业的小伙子在改写我为他撰写的文章时居然会犯这样的错误，我给他这么长的一篇，他还给我时就什么也没有了，连主要意思也不见了。我认定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一切得由我自己来做。

您说您是来听我说话的，但是我不会有耐心坚持到底的，因为我没有兴趣，也不会为此感动。

您想写一篇文章？您想写什么样的文章？我是不会替您写的，但我可以帮助您，指出我认为重要的东西，您可以就这些要点提出问题让我回答。我知道怎样工作，也很守纪律。如果我愿意的话，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如果我不愿意，任何人都别想逼我。

我听了这些从1959年至1971年初12年间的谈话录音。录音里没有争吵声，但时断时续。她提醒我说：

“和您说话，对我来说很有好处。不过，不要把我抛弃太久。”

她还恳求我：“别让我跌下深渊。”

我认识她时，她正处在成功的顶峰。说回归是第二个高峰也行，但回归难道不正是她的巅峰时期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相比，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譬如，传媒变得越发重要了。^①成千上万的人知道科科·夏奈尔，但她自己却越来越孤独了。后来才明白原因是什么。这里有所谓“迷你”型，尤其是英国式“迷你”型时装出现的问题。“迷你”型服装的流行不是从沙龙到大街，而是从大街到沙龙。不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她是否抵制过这种潮流。她遭受过不公正的对待，痛苦不堪，但潮流已经不再了……于是我就开始力图弄清她追求什么，将向什么方向发展。

这就是夏奈尔的传奇吗？

她说过：“传奇就是名望的神圣化。”

为了使自己的传奇经历更加引人入胜，她像珀涅罗珀^②那样，一到晚上就把白天织好的东西全部拆掉。她这样做是为了谁？为了哪个尤利西斯？

① 光复后我主编的《星期六晚报》是第一份关心时装和时装设计师的周刊，把时装设计师视作时代的明星。

② 珀涅罗珀，希腊神话中人物，英雄奥德修斯（即尤利西斯）之妻。奥德修斯远征特洛伊后，为拒绝无数求婚者的纠缠，她白天织网，晚上就把它全部拆掉，第二天再织。20年后终于等到丈夫回来。——译者

目 录

前言

1 不幸的童年	1
2 险入教养院	18
3 金屋娇娘	27
4 伟大的爱情	35
5 闯荡巴黎	56
6 夏奈尔公司更重要	76
7 死亡的诱惑	90
8 特殊使命	101
9 夏奈尔牌香水	119
10 美国救星	126
11 永远正确	136
12 不可替代的夏奈尔小姐	147
13 惊险小说中的女主人公	154
14 轻歌剧中的原型	161
15 最后的伙伴	183
16 身后的哀荣	195